

人在旅途

味蕾里的新疆

»»»»»»»» 潇潇 文/摄

八天七夜的伊犁环线游，夜市闲逛成为了漫长旅程中最能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新疆的烟火气，正是藏在形形色色的胡吃海喝里。

到了伊宁，总要去趟六星街吧，逛逛这条从空中俯瞰像六瓣雪花一样的音乐街，尽管游览完赛里木湖到达伊宁安顿完毕已经11点多了。2024年，狼戈的一首《苹果香》用娓娓道来的音乐乡愁让原本比较小众的六星街破圈爆红，深情的吟唱，悠扬的巴扬琴声，还有漂亮的白毡房，把游人的期待值拉满。我们不赶时间，不问方向，不刻意寻找网红打卡点，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空气里，是列巴的麦香，是古兰丹姆手工冰激凌的奶香——9.9元或19.9元的原味，加着几十种果酱小料的超级奶香，还有浓郁的烤羊肉味不时往鼻子里送。我们随意找了家烤肉店，啃着羊肉，就着卡瓦斯的回甘，把《苹果香》的日常留在驻足伊宁的片刻回忆里。

还未从天马浴河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就到了昭苏县城。新疆日照长，晚上8点多，太阳离下山还有好大一截，夕阳照在雪山之上，晚霞璀璨，雪山皑皑，与江南大是不同。拍照的时候，几个新疆的小朋友闯进了镜头，落落大方。此时，八马夜市街上，已是热气奔腾。夜市街很小，胜在处处烟火气。“阿不拉”刚出炉的馕葱香酥脆，唤醒味蕾，4元一个好吃到爆的辣皮子馕后来竟然再也没买到过。脸盆大的馕几乎人手一个，成为了第二天游玩夏塔公园的标配口粮。卖马奶酒的哈萨克族大妈热情招呼大家来一杯，人手一杯的结果是人人几乎当街开吐，这酸涩古怪的味道跟香菜一样，爱者爱死，恨者恨死。路边老汉在卖圆滚滚、黄澄澄的老汉瓜，大家齐夸口感软糯绵密。此瓜据说极度娇贵，一点磕碰不得，只能在新疆现吃。同事不信邪，全程抱在手上，终于将它平安带回舟山，还整了个隆重的开瓜仪式。烤肉的味道最是霸道，几乎挤占了所有的空间，人在其中，很难不被诱惑。我们选了卡迪那斯烤肉店，边吃边聊。再逛时，2元一个的烤包子，早早卖完了。信步游走，有个忙里偷闲的老板不忘犒劳自己，就着几串烤肉自斟自饮，烟火人间，岁月静好。抬眼只见墙上一行字“好运连连，其次都是其次”。

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新疆，就像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到了新疆，不尝尝各种羊肉也约等于白来一趟。后面的行程，我们终于痛痛快快地吃上了羊肉的饕餮大餐，真的心心念念了一路呀。

心灵隽语

绝不屈服

»»»»»»»» 周江川

这是我第二次如此仔细、良久地站在阳台上凝视着它。

心情和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很是为它担忧。第一次抱着某种猎奇，我想观赏到生命在极限的摧残中，瞬间被连根拔起后轰然倒地的惊心动魄。

但，这个夏天，我的眼中映入的却是生命的坚韧舞姿。

它叫黄山栎树，夏日里，它会开出一串串玲珑的小黄花，花落时金黄一地；秋天会长出一串串像灯笼一样的粉红色果子，那艳红的果壳轻薄易碎。而果壳之内，藏着一颗颗乌黑坚硬的黑木楔子。古时起，人们会拾取这种种子，打磨串成念珠。

它很坚强！不，应该说它很顽强。从阳台上望下去，可以看见它的全貌。我不记得它完好无损时的样子了，它没有被台风肆虐的时候，我的目光不曾刻意在它停留过。

它现在像一个巨大的“瓜子”，瓜背向着东海——14级强台风“白海豚”来的方向。一根根枝条在“白海豚”的阵阵威逼下，倔强地弯曲着，



最好吃的美食往往在本地人的口口相传里。在这个沿着218国道伸展的没有滴滴的那拉提镇，我们摒弃近处满街的游客特供，千辛万苦找寻哈啰单车去赶赴一场几公里外的盛宴，藏在巷子里的小店铺。它也没有辜负我们的辛苦，羊腿、羊脖子、羊脊骨、羊排馕坑肉，除了吃羊的仪式感，基本上就是一只烤全羊了，我们围坐在长桌边，挖着老板送的手工酸奶冰激凌，尽情享受。这时，夕阳正慢慢沉下山去，两只大鸟迎着风在盘旋。酒足饭饱，慢慢悠悠沿街步行，来时满满的几十条大烤鱼只剩半条，当季的白杏、西瓜、李子、葡萄等无不价廉物美。18斤重的巨大啤酒瓶勾起我的好奇，老板热情指点我拍照。沿途几公里的店铺，川湘菜馆与各类本地烧烤颇有点平分天下的意思，家家座无虚席，空气里除了浓烈的烟烤味，再也容不下其他。说说笑笑走了40来分钟，一抬头，已到酒店了。

库车的南湖夜市一眼望不到边，游客多在此吃饭。我们则打车去了别处，把胡辣羊蹄、肚包肉、缸子肉、过油肉拌面、手抓饭、馕坑烤肉、烤包子和各种串，还有“苹果树下的小公鸡”，一趟吃了个遍。特别是手抓羊排里配的羊汤太鲜美了，直接梅开二度再来一海碗。热情的老板时不时送来小惊喜。吃得正酣时，波斯地毯配拱门装修的舞台上，热烈的维族歌舞把众人都吸引了过去，男声热烈，美丽的姑娘眉目传情，每一个动作都诉说着西域的柔情与细腻。

正是“最是行旅疲惫处，一身烟火洗风尘”。



似水流年

父亲送我去读书

»»»»»»»» 安然

又是一年9月1日的开学日子，我所生活的小区四周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一天犹如过节一样热闹。站在小区的大门口，看着三五成群的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穿着漂亮的衣服、裙子，由父亲或母亲开车陪同着，高高兴兴地走进学校的大门，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此情此景，不由使我回忆起1965年9月1日那天，父亲送我到舟山师范学校读书的情景。

1965年7月，六横区中心小学推荐我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舟山师范学校招生考试。

8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朝霞飞满了天空，村口响起了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那是邮递员来了，一封挂号信递到了我的手里。我连忙打开一看，“舟山师范学校招生录取通知书”，9月1日去报到学习。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我激动得心也要蹦出来了。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小方桌旁，商量着我是否去舟山师范学校读书。那年，父亲已经56岁，母亲也50多岁了，父亲由于长年累月干农活，多病多痛，显得苍老。当时我18岁，去读书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生活担子就全压在了父亲身上。

一家人静静地坐着，等待着父亲作出决定，但是父亲迟疑不决，还是母亲先开了口：“老头子，我们俩刻苦三年，还是让儿子去定海读书吧。”紧接着，祖母也说：“这样好的读书机会难得呀。阿拉家里祖祖辈辈都没读过书，不识字，读出以后可是当教书先生呢！”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

父亲看着我期待的眼神，喝了一口水，缓缓地说：“这是一次好机会，你去吧，好好读书。”

祖母夜以继日地纳鞋底，给我做了一双布底鞋；母亲扯来了一块新布，叫裁缝为我做了一件新衬衫，她们高兴地为我忙碌着。

9月1日那天，大清早，父亲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裳，帮我扛着一把崭新的锄头（舟山师范学校践行半农半读教育制度，通知新生入学需带一把锄头）。我背着行李，父亲在前，我在后，披着五彩霞光，向着六横岛西边的涨起港船埠头走去。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只好步行，一路上，父亲给我讲没有文化的痛苦，要我安心读书、读好书……在翻越涨起港岭时，我发现父亲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后背的衣衫湿漉漉的全是汗。父子俩步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船埠头。

那个年代，六横到定海没有直达的客轮，只好乘坐从象山至宁波的客轮，中途停靠六横，然后停靠定海。9点半光景，客轮到了，由于靠不了埠头，父亲扶我上了小舢板，亲切地对我说：“上下船要小心，要坐稳，注意安全。”小船靠拢了大客轮，我跟着其他人上了客轮，选择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往涨起港船埠头望去。父亲依然站在船埠头，手里拿着头上戴的那顶旧蒲帽，不停地向我摇动着。我的双眼含着泪水，也不停地向父亲摇手……

那时候，读师范的学生，学校每个月发给10.80元人助金、32斤粮票，生活能过得去。我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一边努力学习，一边惦记着父亲的身体和家里人的生活。在这3年学习期间，我没做一件新衣服，尽量不向父母要钱，过着俭朴的生活。

1968年，我从舟山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虾峙，走上了讲台，成了一名教师。可是，我的父亲却因病离开了人世。

时光过去了60年，但是，父亲送我去师范学校读书的情景，终身不会忘记。